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09 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①



袁劲梅《罗坎村》

陈旭红《白莲浦》

徐 坤《通天河》

陈继明《每一个下午》

晓 航《灵魂深处的大象》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2009
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①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

陈 河^①

1

那是个夏天早上，李松开着一辆老式的大型吉普车离开地拉那，前往南方海滨城市吉诺卡斯特。吉普的副驾驶位置上坐着迪米特里·杨科，后排的座位和货箱里装载着五十箱上海第四制药厂生产的抗菌素注射针剂。山地的公路上坑坑洼洼，车上的东西装得又很重，所以吉普车一直摇摇晃晃速度不快。在一些黑白战争电影片里，人们经常看到一些吉普车像这个样子进入了敌人的埋伏圈。

迪米特里·杨科是个秃了头的老药剂师，当时的职务是阿尔巴尼亚国家药品检验局的副主任。前一天，杨科打电话要李松去他办公室见他。他告诉李松南方省份吉诺卡斯特出现流行性肺炎，急需大量的抗生素针剂。可是那里医院的库存已经用完，又没有经费去采购价格昂贵的欧美产的抗生素。迪米特里·杨科问李松是不是可以帮点忙，发送一部分青霉素针剂给吉诺卡斯特医院，货款过几个月等他们得到卫生部下拨的经费以后再还。李松那时在地拉那做药品生意已有三年，和杨科经常打交道，知道他是个老狐狸。他以前多次对李松说要帮助他把药品卖给地拉那国家总医院，事实上李松知道他和一家希腊的药品公司有合作，暗地里在打压李松进口的中国药品。可不管怎么样，人家是国家药品检验局的二把

^① 陈 河 浙江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曾任温州市文联副主席，现旅居加拿大。先后在《收获》《当代》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多部。主要作品有：《致命的远行》《被绑架者说》《夜巡》等。

手，李松总得给点面子。再说吉诺卡斯特医院虽然远了一点，毕竟还是国家的医院，赊点账问题不会太大。所以李松说：“好吧，我仓库里还有三十箱青霉素，先给你拿去用吧！药品怎么发送？他们什么时候来拿？”杨科说：“事情紧急，明天你是否可以开车直接送过去？我要亲自跟着你的车子去一趟。”李松知道杨科是吉诺卡斯特人，心想莫非是他要回老家看老母亲，才编了个事儿让他开车送他回吉诺卡斯特去？他心里正嘀咕着，听得杨科说：“你知道吉诺卡斯特医院药房主任是谁吗？是伊丽达。这些药是要交给她的，伊丽达会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就这句话，让李松不吭声了，心里愉快了起来。第二天装车的时候，他装了三箱青霉素后，又加装了十箱庆大霉素、十箱先锋霉素。

吉诺卡斯特在阿尔巴尼亚的最南端，紧挨着希腊边境，离地拉那有三百多公里。车子开过都拉斯港口之后，公路边就能看到蓝得刺眼的亚得里亚海的海面。阿尔巴尼亚中部平原的风景非常漂亮。田野上有丰饶的庄稼，有许许多多的果园，而平原尽头的山峦则呈现一片光秃秃的褐色，不时会出现一座中世纪的石头城堡。李松沉浸在扑面而来的景色中。他还是第一次自己开车去阿尔巴尼亚南部，可对一路上的景物却有一种亲切的熟悉感。在他的少年时期，看过了许多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电影里的风景和人物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李松心里一直还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因为杨科说过伊丽达将会在那里等着他们。杨科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他的大秃脑袋耷拉着，睡得很沉，好像回故乡的路途让他感到特别的放松。过了很久，杨科醒了过来，问李松几点了？李松说一点钟了。杨科说刚才自己一直在做梦，梦见了自己和早已去世的父亲还有很多祖先在一起。杨科说这个梦逼真极了，好像真的一样。他说着说着又睡了过去。

下午五点钟左右，迪米特里·杨科又醒过来了，这个时候吉普车靠着海边开行，空气里都能闻得出海洋的气味。车子又转进了一条山路，漫山遍野是浓绿的橄榄树林，一条清澈又湍急的引水渠伴随着公路蜿蜒下山。杨科说这条引水渠是吉诺卡斯特的饮水水源。公路从山上一下来，就快到目的地了。果然，从山阴处转出来，就看到远方山谷中浮现出来的吉诺卡斯特城在夕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也许是因为距离还比较远，这个城市看起来像是海市蜃楼一样虚幻。

吉诺卡斯特虽然已经可以看到了，可要开车进城里，却弯弯绕绕又走了好多路。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李松才逼近了黑压压的城墙，终于看到城墙下的城门洞。没有城门，但是有一道路障，边上有几个背着冲锋枪的人在把守。李松看到一个人穿着警察的制服，还有一个却戴着德国鬼子的钢盔。戴钢盔的人举手让李松把车停了下来。李松把车窗放下来，那人伸过头来，一看见李松，吃了一惊，喊了起来：“怎么是个中国人？”

杨科下了车，和他们说了一通话，他们看起来还是很友好的。他们把拦路杆抬了起来，让车子进去，但是却让他们在城门口内的小操场上停一下，接受检查。他们说前些日子对面山上边境那边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武装组织袭击了阿尔巴尼亚这边的村庄，所以最近这里戒备很严，进出车辆都要查。李松看到那个戴钢盔的人在打开吉普车后盖时摸着沉重的青霉素针剂的包装箱，说这么沉啊！里面不会是炸药吧？不过他明显是开玩笑，边上的人都笑嘻嘻的。检查过后，杨科问哪里可以打电话？警察说城门下边左侧那个咖啡店里有电话，在那里喝咖啡的话就可以免费打电话的。那个戴钢盔的人自告奋勇带他们去。他摘下钢盔后，原来也是个秃顶，头皮光滑程度和杨科差不多。

杨科的电话是打给伊丽达的，说已经到了，正在城门底下喝咖啡。伊丽达说自己马上来，让他们等她。李松在一边听到话筒里传出她的声音，只觉得阵阵激动。杨科和戴钢盔的人喝过一杯咖啡后，建议再来一杯葡萄烧酒。他们说得很投机，还要了好几个煮鸡蛋下酒。在两个秃头一起剥着和他们脑袋一样光溜的煮鸡蛋之际，李松独自走出了咖啡店，在外边的小操场踱着步。李松看着操场上那条通向城里的路，想着过不了很久，伊丽达就会从这里出现了。

城门口的小操场不是很大，地面上铺着鹅卵石。这个时候月亮已经升起，照得小操场发出银色的亮光。他看见操场中央部分出现了一个赭色的五芒星的图案，而在五芒星图案之上，还有一个人形的光影，呈现出一种非现实的景象。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五芒星是战争和死亡的象征，而这个神秘的月光人影又是怎么回事呢？李松穿过广场，因为对面有一棵高大的树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棵树叶亭亭如盖，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李松来到了树下，发现这是一棵阿尔巴尼亚常见的无花果树。只是这棵特别的高大，而且很健壮。接着，李松看到了树下有一座雕像，是一座少女的雕像，五芒星上的神秘人影就是因为她挡住了月光投射而成的。由于天黑，李松看不出这是大理石的还是青铜的。他在雕像前待了一会儿，瞳孔慢慢开大了些。他能看见少女的头发被风吹起来，脸上带着坚毅的微笑，这个刹那间的印象立刻深深烙在了李松的心底。尽管他不懂雕塑，也没看得很清楚雕像的细部，不过他相信这不是古希腊的女神，而是一个现代的雕像。

当李松从操场回到咖啡店的时候，看到伊丽达已经来了，和杨科以及那个戴钢盔的警察坐在一起。伊丽达看到李松进来，眼睛发出了光彩。李松能感觉到她久别重逢后的那种欢快和伤感。她微笑着，用英语和李松说：“想不到你会来这里，你还好吗？一路上开车很辛苦吧？”她和李松握手，但没有像亲热朋友那样拥抱他。

“还不错，你怎么样？我们有半年多没见面了吧？”李松说。

“有那么久吗？时间有那么快吗？”伊丽达说。

“要不是杨科说是你的药房急需药品，我不会自己开车把药送来的。”李松说。

“杨科真可爱，谢谢杨科。要不我不知还要过多久才能见到你呢。”伊丽达说。

他们在咖啡店里吃了一些东西，起身开车前往城里的旅馆。安排李松住下后，杨科被他的一个亲戚接走了。伊丽达说她也得走了。这个城市很小，什么事全城很快会知道，所以她这么晚了不能陪他了。她说明天白天再来和他见面，他可以多睡一会儿，因为路上很辛苦。告别的时候，她飞快地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等他们都走了，李松才觉得这个旅馆有多么破败。旅馆的结构很高大，看起来没有什么客人来住，好多房间的玻璃窗都破了。他的房间里面有四张床铺，可上面都没有被褥。房间里没有洗手间。李松在走廊上找到一个木盆，端着木盆到楼下一个水池里打了一盆水擦脸洗脚。然后，他和衣躺在那张没有被褥的床上，可是越躺越觉得脑子很清醒，没有办法入睡。他起来走到阳台上，拖了一张椅子过去，点起了一根香烟。

这个旅馆所处的地形比较高。从阳台上望去的下方，应该就是城市了。但李松睁眼所见的只是几盏时隐时现的昏暗的灯火，因为这个时候起雾了。我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一个陌生的阿尔巴尼亚城市里吗？李松自问着，这种时空迷失的感觉总是让他好奇。这个城市里住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伊丽达也在城内的某个屋子里。当然还有杨科。杨科现在一定在她老母亲的身边听她讲他童年的故事吧？李松不会去多想杨科，他想的是伊丽达。过来的一路上他幻想着到了这里之后和伊丽达的相遇一定会很销魂的，可是他却被一个人抛在了这间破败的旅馆里。

他看着雾气中偶尔显出的昏黄的灯光，心想伊丽达是在哪盏灯下呢？也许她的房间里灯关了，也许她睡觉了，她会在睡着之前想起我吗？哦，要是她偷偷跑出来，来到这个阳台下面，对我吹一声口哨那该多好！可这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这个时候也许她的身边睡着她的新男友，一个满身长着黑毛的家伙。李松的呼吸急促起来，把烟掐灭了。

这时他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因而产生到外面走一走的冲动。他穿上了衣服，走出了旅馆。在他面前的这条路，左边是下坡，右边是上坡。他选择了上坡的路。可是走了一段之后，路没有了。前面是一条沿着石崖盘旋的石头台阶，借着月光，还能看得清光滑的石阶。他小心翼翼地走上了石头台阶，现在他终于看见

了城市的内部。有许多高低不一样的石头房子建在狭窄的路边。这里没有路灯，偶尔有的店家门口点着一盏样式古老带灯罩的煤油灯，闪耀着中古时代的光芒。他在小街上走了一段，看着自己的影子慢慢地变长。前面有个老年人慢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李松怕那个老人看见一个中国人会吃惊，就贴着墙的阴影快步走了过去。即便这样，他还是能感到那个老人在他走过去后，停下步子回过头来看着他。

他终于看见了一个小餐馆。这个餐馆做的烤鸡、芸豆汤同样有着中古时代的风味。那个戴着菊花帽藏在灯影里的老板娘极像是伦勃朗的一幅肖像人物。店里的青年侍者曾经在地拉那大学音乐系学吹长笛，不过这个晚上他好像对足球更有激情。当时正是世界杯足球赛前夕，他一再问李松喜欢哪个队，哪个队会得冠军。李松用英语和他聊了一些这个城市的历史，也说了一些中国的事情。青年侍者说很多年以前这里有过一些中国人。有一次中国国家足球队来了，在这里和阿尔巴尼亚国家队一起集训了一年多时间。

李松脑子里还记挂着城门口那个无花果树下的少女雕像。李松问他知不知道那是谁，他想了想，好像没把握。他过去到柜台那边问了那个伦勃朗画像里的菊花帽老板娘，然后回来告诉李松这个雕像是纪念一个少女游击队员的。这是二战时期的事，当时德军占领了吉诺卡斯特。这个少女地下游击队员是负责和地拉那方面联系的机要员。由于叛徒的出卖，她被德军逮捕。德军用尽所有的办法审讯她，她始终没有泄露一点机密。最后，德军就是在那棵无花果树上活活吊死了她。当时她才十八岁。那座雕像就是她，像座上的题字是霍查写的。后来霍查所有的东西都销毁了，只有这座雕像上的字，人们没有动手抹去它。

当天晚上，躺在这个空空荡荡、又冷又湿的旅馆里，李松睡得很不踏实，脑子里老是晃着那个少女雕像，并且和伊丽达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她在他不安的梦境里不是个石像，而是个一直在飞快跑动的战士。

经过一夜断断续续的梦，李松在天刚刚发亮时就醒来了。他走到了旅馆外边，城市从黑夜的面纱中显现出来了，他看到了就在不远处有一个高高的石头城堡。这个时候晨光弥漫，一头白色的母牛不声不响地从他面前走过。李松朝着城堡的方向走了一段路，看到有一条通向城池的陡峭的通道。当他登上城堡顶部，吉诺卡斯特城全部呈现在他的眼底。这是一个完全用白色石头建成的城市，坐落在巨大的环形山坡上。那些白色的屋顶有的是圆形的，有的带着尖顶，在晨光里闪闪发亮。李松呆呆地看着这个好似童话一样的城市，心里抑制不住地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多年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城市。真的，当他环视四周，发现

这个城楼的城堞和近处一个带拱顶的亭廊都是那么的熟悉。这怎么可能呢？他坐了下来，一群鸽子飞了起来，连这群鸽子看起来也是那样的熟悉，他确实某个时间见过这群绕着城市飞行的鸟。

李松在城堡上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了旅馆。这个时候伊丽达已经在旅馆门口等着他了。昨天晚上见到她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还有那么多人在一起，所以她看起来很不真实。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看到她是那么富有生气。她金色的短发、典型的希腊式脸蛋和眼睛，在几千年前的希腊古瓶里都已经画下来了。不过她的身材并不是很好，这一点李松早就很清楚，她的腿不够长，背部也不是很直，好像小时候营养不够，发育得不是很充分。但李松已经看习惯了，正因为这样她才是伊丽达。伊丽达穿了一条带黑点的白色衬衣，花布的长裙。这套衣服她以前经常穿，所以李松心里马上产生了极其亲切的感觉，他相信伊丽达是为了他才穿起了这套服装的。伊丽达在这天早上见面时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她的气息钻进了他的心里面。她总是用英语和李松说话，尽管李松已经会说一点基本的阿尔巴尼亚语了。

伊丽达带来一个盖着毛巾的篮子，里面有烤得松软的面包和放在热茶壶里的咖啡。伊丽达把一块餐布摊在一个茶几上，把面包和咖啡放在茶几上，让李松趁热吃了。

“是你做的吗？”李松喝了一口滚烫的咖啡，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觉。

“不，是我妈做的。”伊丽达说。

“是这样的啊，你妈都还好吗？”李松说。他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个头发斑白个子瘦小的阿尔巴尼亚妇人。伊丽达在他的公司上班的时候，她的母亲不时会来看看女儿。李松相信她的目的其实是要提醒他，不要碰她女儿。

“她很好。她知道你来了很高兴，说改天要请你到家里来做客呢。”她说。

“是吗？她真是个好人的。”李松说。

“你喜欢我们的城市吗？你这么早就起来在外面跑了。”伊丽达说。

“伊丽达，刚才我在城楼上看到了城市，好像我以前到过这个城市一样。那种感觉非常强烈。”李松说。

“是吗？那说明你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伊丽达说。

“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个感觉太逼真了。”

“也许，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吧。有一现象叫 Deja - ve（视感），你会发现你所见到的事情事先在你意识里出现过的。”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是回到了一个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李松坚持着

说。

吃好了早餐，李松从停车场开出了车，把车缓慢地开进了城市。路非常狭窄，又是上下起伏，路面是石头铺成的，已经磨得很光滑。当吉普车拐进一条很长很长的下坡路时，李松心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这真是太奇怪了，他甚至还出现幻觉，发现前面有一辆德国纳粹的军车，路的两边有两排端着冲锋枪的德国鬼子一步步走来。李松看着路边那些用层层重叠的石片作为屋顶的房子，突然眼前出现一个景象：一个女游击队员在屋顶上飞奔，子弹把她身边的石片打得飞溅起来，她像鹿一样踩着屋顶继续飞奔，李松只觉得心跳得急促了起来。

“到了，停车吧。”伊丽达说。

“这是什么地方？”李松问。他显得神情紧张。

“这里是杨科的老家，我们得接他走的。”伊丽达说。

李松把车停了下来，他看到路边的屋前有一口水井。不是像中国那样的水井，是一种用唧筒提压的封闭水井。一个老人用陶质的水瓮来打水，几只公鸡气势汹汹走来，井边有几个妇女在绣花，李松知道有一种著名的阿尔巴尼亚十字绣花。连这样的场景，李松也觉得十分熟悉。杨科从里面出来。他的气色不是很好，脸色灰白，腿瘸得比往常厉害了些。他说自己的腿越来越麻，脑里的血栓似乎很麻烦了。

带上了杨科之后，他们开车前往医院。医院在城市后面的山里，他们在一条砂石路上开了一阵，拐进了山洼，进入了一排带拱顶的建筑。这里有一个开放的园地，种植着一大片茂盛的石榴树，石榴树的花正疯狂地开着，血红血红的。医院的屋舍外墙粉刷成白色，和石榴树的色彩形成强烈反差。李松看到有很多人等在门外，有穿白衣的，有穿病员服的，也有穿普通衣服的。伊丽达说：“瞧！这么多人等着你的药品，人们是多么喜欢你啊。”

“他们是什么人？”李松问。

“这里的医生、病人，更多的是病人家属。医院的药用完了，他们在等着药呢。”

李松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的吉普车被打开了，车上的药品被众人搬下来。马上有药剂师把普鲁卡因青霉素的箱子打开，把针剂分配到病房。这些上海第四制药厂生产的抗菌素很快被蒸馏水稀释，注入到阿尔巴尼亚肺炎病人的体内，在血液里循环，与病菌战斗。

李松被伊丽达带到了药房。伊丽达已到换衣室换上了雪白的护士服，头上用别针别着白帽，看起来光彩照人。杨科被一个医生拉去了，他在这里有很多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伊丽达和李松待在一起。伊丽达带着李松参观了药房，药

房几乎是空的，很多东西都断档了。

“你看，我们有多么的困难，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伊丽达说。

“没有药怎么治病呢？不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在帮助你们吗？”李松说。

“说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这里到现在还没收到一点药品呢。”

“其实你还是待在地拉那好一点，那里至少不会这样缺药吧？而且这个医院有那么多肺病传染病人，你不觉得危险吗？”

“不，我想我回到这里是对的。你知道，我去过不少地方了，现在我还是喜欢回到自己家乡做点事。”

“也许你是对的。这里的风景很好，不仅是城市，你看，远处的山峰，还有更远的海，外面的石榴树花园也非常漂亮。”李松说。

“李，你知道吗，我快要结婚了，我有真正的未婚夫了。这一回，你可不会再骂我是 Bitch 了。”她微笑着说。

“伊丽达，我早就向你道过歉了，为什么还记恨呢？”李松说。Bitch 的意思是母狗，即便在英语里也是一种最厉害的骂女人的话。那次是伊丽达自己告诉李松说早一天她又去见飞机场的那个修理技师了。在这之前，伊丽达曾对李松说过这个修飞机的技师是个变态的人，经常要伊丽达再找一个女人来三个人一起群交。伊丽达表示过自己不会再和他交往了，可她这天还是忍不住去看他了。李松问，你和他做爱了吗？她说是的。李松愤然地骂了她一句：“You are a bitch!”（你是一只母狗！）自从他这样骂了她，她就伤心得再也不理李松了。

“李，我没有记恨。其实我想，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那时真是一只 Bitch，太放纵了。可我现在不是了，我已经在筹备婚礼了。你可一定要送我一些礼物哦。”

“礼物我倒是带来了。不过告诉我那小子是谁，我可要和他决斗了。”李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是我们医院的。小心哦，你可打不过他，他手里有很锋利的手术刀的。”伊丽达说。

“伊丽达，你现在看起来真是太迷人了。我要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的话，我一定要娶你为妻的。”

“李，你又逗我开心了。不过，我还是从最深的内心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你对我真的很好，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对我好。”伊丽达说。这样的话她以前也说过，但这一次，李松觉得心里酸酸的。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真的爱上伊丽达，但他还是无法停止对她的想念。

这个时候外面的树林里有个白色的人影在晃动。伊丽达说：“我的未婚夫来

了。”说着，一个瘦削、胡茬发青的年轻人走进来了。李松对这个人的印象还不坏，只是觉得他是个妒忌的人，他的眼睛看起来十分紧张。他和伊丽达说了一些话，还很可笑地给了她一个苹果，让人想起伊甸园创世纪的故事。然后就走了。

中午时分，杨科不知从哪里又出现了，带着浓重的烧酒气味。他说吉诺卡斯特的市长要在市政厅见李松。李松说他为什么要见我啊？伊丽达说反正也没事了，去见他也无妨。

于是李松开起了吉普车前往市政厅，车上坐着杨科、伊丽达。当车子进入了城内时，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回到了李松的意识里。他几乎不用伊丽达指路就准确地穿过了好几条街。

“伊丽达，这里转过一个弯，是不是有一个铺着石板的大广场？”

“是呀，那就是市政厅广场了。你来过这里啊？”

“没有。我是第一次到吉诺卡斯特。可我好像来过这里一样，真是奇怪。”李松说。

车子转了个弯，进入了市政厅广场。那种熟悉的感觉愈加强烈了。李松甚至能记得在广场左边有很多的小贩在叫卖：“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右边的台阶上有一支铜管乐队在吹奏乐曲。

进入了市政厅，穿过了长长的走廊，看到胖胖的市长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他叫斯坎德尔，胸前横挎着一条表示权力的绶带。他紧紧拥抱了李松，说：“我就相信中国同志是最可靠的朋友。我们现在需要抗菌素，毛泽东同志就赠送给我们了。”

李松赶紧对伊丽达说：“请告诉市长同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是邓小平同志。这些药品不是赠送的，是我卖给你们医院的。等你们卫生部拨下了经费你们就要付钱给我的。”

伊丽达抿着嘴在笑。她把李松的话用阿语说给了市长，市长听了直摇头。他说：“不，不！中国同志帮助我们从来是不要付钱的。你看这个城里的输电设备是中国人建的，地下的自来水管是中国人给的，山上的电视塔也是中国人建的，我们从来没付过钱。只是这些东西都老旧了，用了二十多年了。我正要找中国同志来帮助建设新的呢！”

这个说着梦话的市长十分的热情，邀请李松参观吉诺卡斯特的历史展厅。由于那时阿尔巴尼亚所有产业都休克了，市政府没有了经费，工作人员都溜走了，只留下斯坎德尔一个人还待在市政厅里。他一手拿着鸡毛掸子，带着他们进入了尘封已久的展览室，一边用鸡毛掸子掸着灰尘，一边讲解了吉诺卡斯特的历史。这个城市最初是拜占庭时代一个土耳其帕夏的行宫，后来不断扩建，曾是巴尔干

半岛十分辉煌的城堡。然后讲到了二战时期德军占领时代。李松看到了昨天晚上他在城门口看到的那个无花果树下的少女雕像照片，他觉得是那样亲切，他已经知道那个少女的故事，她是被德国人吊死在头顶的那棵无花果树上的。接下去斯坎德尔先生说到一部电影。他用鸡毛掸子的柄指着一张被装在玻璃镜框内的黑白电影海报，李松的心像是被电猛击了一下。他看到了电影海报上的那个少女，那个永远让他无法忘怀的米拉！伊丽达用英语翻译这部电影的名字是《Never surrender》（决不投降），但是不用她翻译，李松知道这部电影中文名字叫《宁死不屈》。斯坎德尔告诉李松，电影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米拉·格拉尼就是那个被吊死在无花果树下的女学生的真实名字，她死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六号！二十五年后，她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拍摄的背景就是这座城市。

哦，米拉！他在整个少年时期深深暗恋的对象。那时李松一次又一次看着这个电影，像一条鱼一样潜游在电影的细节里面，对每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熟透了，所以他到了这个城市会有曾经来过的感觉。他看见了玻璃陈列柜里有一把吉他，他认出就是电影里那把吉他。泪花漫上了他的眼睛，李松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米拉露着肩膀换药的情景，他看见她长着一颗黑痣的脸，看见那个德国军官把一朵白花扔进了她背后的墓坑，看见她面带微笑走向了绞索……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吉他伴奏的歌声如潮水一样在他耳边响起来。

2

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李松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想着《宁死不屈》的这句台词。但叫喊的不是电影里的人，而是一个女童的声音。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声音，他们的班级去解放电影院看过学生场的《宁死不屈》之后，那个叫孙谦的女同学在班级里学着电影里这句台词。李松的南方老家使用着一种古怪的瓯越土语，普通话还没在学校普及，所以这个女同学银铃般的普通话叫卖声让李松觉得奇妙而高贵，并对她产生了儿童版的爱慕之情。这个叫孙谦的女生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兰州防疫站工作，她只是寄养在外婆家里，所以她会与与众不同的标准普通话。李松现在还能回忆得起她十岁时的模样，她的脸又大又圆，很白，鼻子很平的，但是眼睛很亮。李松那个时候很愤慨班里的一些同学给她起了外号叫“兔子头”，可他心里也承认孙谦的确有点像一只小白兔。后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孙谦离开了南方，回到了兰州。李松一直写信给她，她也有回信，到了十八岁那年，李松收到了她最后一封信，她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儿童时代的友谊应该

结束了。这个时候孙谦还在兰州边上的永登县农村里插队，而李松则入伍了，刚好还在新兵连。那个晚上部队的操场上刚好在放电影，正是《宁死不屈》。

现在想起来，孙谦那封最后的信是在一九七八年收到的，竟然也过了十八九年了。孙谦后来的情况如何，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在部队里当了几年的兵，退伍回来在一个贸易公司从科员开始干到了经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他没费很大劲就得到了，可他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没劲。他在第二年辞了职，独自去了新西兰，在那里他剪了半年的羊毛，又飞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在那里做起了贸易。后来有一次，为了追讨一笔债务，他开着车沿欧洲75公路下来，经过斯洛文尼亚，经过贝尔格莱德，从黑山共和国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城市斯库台。然后他沿着水势湍急的德林河，南下到了地拉那。

那个时候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阿尔巴尼亚政局动荡，物质匮乏，到处是断壁残垣。李松在一个当地的翻译帮助下，根据那个债务人留下的地址去寻找那个人。他找到了那个地方，住在里面的人却告知他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搬到另一个地方住了，并给了李松新的地址。可李松去了新的地址，同样的事又重复发生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李松发现地拉那的城市内部是那么破败，很多住宅公寓都是粗制滥造的，红砖的外墙上没经过粉刷，水泥梁上露出了钢筋头。遍地的垃圾没人处理，大群无家可归的猫和狗徘徊其间。李松感到十分失望，脑子里那么美好的阿尔巴尼亚原来是这样的。几天过去了，他发现无望找到那个债务人，而且看来即使找到了也不会要到钱的。他决定离开，回布拉格去。

在最后一个傍晚，他走上街头，去喝一杯咖啡。这里是地拉那大学街，轴心线上有民族英雄斯坎德佩立马扬刀的铜像。他在前一天早上来过这里，只见行人零落，毫无意趣。但是这个黄昏的景象完全不同。他发现街上尽是闲逛的人们。大部分是青年人，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看起来无所事事，脸上满是幸福而神秘的笑容。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在自然界也有这种现象，比如在一场大雨后会有很多蜻蜓飞来飞去；黄昏时在原野上会有大群的鸟欢乐地一起飞出来，在天上打着盘旋。这些人群看起来和漫舞的虫鸟相似，纯粹是因为内心的喜悦和好奇来到黄昏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他们有的会在路边的咖啡店坐下来喝一杯，有的就是不停地走着。地拉那有足够大的地方给黄昏的人们散步，从斯坎德佩广场到地拉那大学那一段路的路边布满了各种风情的咖啡店，而在南面那一大片街区，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欧洲夹竹桃的浓阴。浓阴下布满了情欲满怀的人群。李松有点犹豫了，原来地拉那还有另外一幅景象啊！他把离开这里的时间往后推了一天。

第二天黄昏，他又来到了大学街的那个露天咖啡店，在台子上搁了一包三五

牌香烟,慢慢喝着浓黑的意大利咖啡。他怀着安静的心情慢慢注视着大街,有时看看来往的行人,好像在等待着一个约会。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一个头发又长又黑的阿尔巴尼亚女人来到了他的桌边,她用纯正的伦敦英语说:“对不起,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是中国人。”李松说。他看到这个女人的眼睛也是黑色的。

“我可不可以抽你一根三五牌的香烟?”头发又黑又长的女人说。

“好的,没问题。”李松打开三五牌香烟的硬纸盒,递给她。李松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那种流落街头的落魄女子。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荣幸请你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我有好几天没有和人说过话了。”

“好吧。”那女人坐了下来,显得慵懒,都没看李松。她沉醉在香烟的感觉里。她深深吸了一口,屏住气,微闭着眼睛,像是捕捉什么感觉。然后把烟轻轻地优雅地吐了出来。

“刚才我在你的桌子旁边走过来走过去,走了三次了。我一直被你的三五牌香烟所吸引。”她说。

“你身边没带香烟吗?”李松问。

“不,我带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 L&M 牌香烟放在桌上,“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只抽三五牌香烟,可是从去年开始,我再也搞不到这种香烟了。”

“是的,我看到这里买不到三五牌香烟。我的香烟是从布拉格带来的。”

“是的,这里买不到,其实以前也是买不到的。我可以再抽一根吗?”

“当然可以。”

“你知道,我是在英国读书时开始抽三五烟的,后来我就一直抽这个牌子。我说过,这个牌子这里一直买不到的。阿尔巴尼亚有很长时间,市场上供应的东西都是东欧或者本国生产的。只有我们这些人能搞到西方的东西:香烟、威士忌、名牌服装、香水。”

“那你看来有点来历的。”李松问。

“我的父亲是以前政府的 PARLIAMENT (议会) 主席。”她说,她的眼睛被燃烧的烟头映得发亮。

议会主席?李松一想,阿尔巴尼亚议会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李松一惊,屁股收紧了,腰板也挺直了些,遇见身份高的人他就会流露出恭敬来。

“我的父亲是最早的革命者,一个老游击队员。他已经死了五年了,他的老家有一座他的巨大的铜像纪念碑。”她说。李松看着她的脸,觉得她不像是欧洲人,更像是小亚细亚人。除了她的头发又密又黑,她的眼睛也又大又黑,而且眼眶上有浓浓的黑圈。她的脸上已有皱纹,但是遮掩不住她神情中的贵气,她无疑

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公主。

她的名字叫阿达·皮察。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丈夫是个医生。她现在没工作，但是她有药剂师执照。以前她在英国学的就是药剂师专业。她说当初她的父亲让她学药剂师她还不愿意，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干这些具体的事情。现在才知父亲是对的。现在，她已沦为平民，有药剂师执照，才有希望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她正在学习做一个平民。

“阿达，我是为了追讨一笔债务来到了这里，可我发现那个欠我钱的人是一只狐狸，我根本无法找到他。本来今天我就离开这里回布拉格，旅馆的账都已结好了，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走。”李松说。

“是啊，你没有走，所以还坐在这里喝咖啡。”阿达说。

“你这样说像是在谈论哲学问题。”李松说，“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没有走。而且现在，坐在这里，看着夜色里有那么多人心情愉快地走来走去，我可能明天还不会走。”

“你在布拉格做什么事情呢？”阿达说。

“我在那里做一点小生意。”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做生意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有啊，这里现在什么东西都缺，什么都要进口。你可以进口药品吗？”

“可以啊。什么药品我都可以做。”

“我不会做生意。可是我有很多朋友在医院、在卫生部。他们会帮助你的。”阿达情绪高涨地说。

因为遇见了阿达，李松留在了阿尔巴尼亚。阿达带他到了卫生部，到了中心药检管理局，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迪米特里·杨科。不久后，李松注册了药品进口公司。就这样，他在阿尔巴尼亚一晃就过了四年。

上午，伊丽达打电话到旅馆。看门人把李松喊起来到楼下接电话。伊丽达说杨科昨夜突然中风了，半身瘫痪，已经住到了医院。李松对这个消息倒不特别意外，因为他知道杨科高血压的毛病已经很重了。他开车去了吉诺卡斯特医院，看见杨科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身上吊着好几瓶输液。杨科看见李松，眼睛眨了一下，他的神志还很清醒。

李松坐在他的身边，看到他曾经像是西瓜一样油亮的大脑袋现在皱了皮，像是脱了水似的，一下子成了真正的老人。但是李松从他眨巴着的眼睛看出，杨科的心情还似乎很不错，甚至还带着一种魔术师一样的快乐。李松向他做了个喝酒的手势，他看到杨科的一只眼睛里出现了赞许的光辉。

“杨科，来点伏特加？”李松说。

杨科轻轻摇摇头。

“来点威士忌？”

杨科还是摇摇头。

“康涅克 XO 怎么样？”李松说。

杨科不动了，看得出他的眼睛在微笑。李松想，这个家伙总是爱喝这种最贵的酒，只要不是他自己掏钱。他第一次在阿达的牵线下和他在酒吧见面时，他一连喝了五杯康涅克。

“他就是喜欢喝一点酒。他就是因为爱喝酒才会得高血压。”伊丽达对李松说。

“杨科给我讲过一个最具人生真理的笑话。他说以前有两个喝酒的朋友，一个为了省钱把酒戒掉了。过了五年两个人碰到了，戒了酒的朋友买了自行车，喝酒的那个什么也没有。又过了五年，戒了酒的那个骑上了摩托车，喝酒的那个还是醉醺醺的什么也没有。十年过去他们再次相逢，喝酒的那个开起了汽车，戒了酒的那个还是骑摩托。他问喝酒的你哪来的钱买汽车啊？喝酒的说我把这十年喝掉的空酒瓶卖了，换了一台汽车。”

在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伊丽达笑了起来。她很奇怪，杨科是她大学里的老师，又是检验局的领导，从来没有和她讲过这故事。

“伊丽达，你还记得我那次去检验中心找杨科，你给我指路的事吗？”李松想起了那天在环形走廊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杨科，突然见到了伊丽达时那种惊艳的感觉。

“记得。可我不知道给你指了路，后来就会成为你的药剂师的。”伊丽达说。

是啊，伊丽达，你永远是我亲爱的药剂师。李松在心里说，感到亲切无比。但他嘴里还在争辩：“你不是我的药剂师，你是我唯一的阿尔巴尼亚 Girl friend（女友）。”

伊丽达的眼睛出现了温柔的光辉，可她还是把李松打过来的球挡了回去。她说：“别乱说，杨科听了会笑话的。”

杨科的鼻子嘴巴罩在氧气罩里。他的眼神有点发直，像个孩童似的。

“他的神志还很清醒，他其实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伊丽达说。

“也许，应该把他送回到地拉那去治疗。”李松说。

“不，地拉那的医院情况不好。杨科这回来这里，本来就准备到希腊的萨洛尼卡去看病，他有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当医生，是专家，要给他做手术的。我们已经和他联系，也许很快就可以把杨科送到希腊去。”伊丽达说。

“那就好。”李松说。他的心情有点发沉。本来他是准备在吉诺卡斯特待两天就走，可现在两天过去了，他还在这里。杨科又生病了，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地拉那。不过想起有机会能和伊丽达在一起多待一点时间，他的心里还是觉得快活。

中午时分，杨科家族里很多人来了，好些是从周围的山地里来的，挤得病房都站不下人。伊丽达对李松说今天她休班，她母亲让她带李松到家里去，母亲要给他做饭吃。李松开着吉普车，和伊丽达一起前往她的家。她的家在城北，在一条溪流旁边，看得见远处的雪山，还有亚德里亚海湾。那是一座石头房子，旁边也长着几棵特别茂盛的石榴树。伊丽达的母亲在门口等候。这个头发花白个子瘦小的女人，看起来很温和，微笑着，但透露着坚强。不知为何，李松再见到她时，还是会觉得有点难为情，总觉得她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伊丽达的母亲没有看错，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松的确像是一只狼，觊觎着她的女儿。那天他和阿达一起去国家药品实验室找杨科，在接待室等候的时候阿达被一个熟人拉去喝咖啡抽烟去了。李松后来独自在环形的走廊里寻找杨科办公室而迷失了方向，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出来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李松当时就被她的美貌镇住了。这个穿着白衣的金发美女药剂师显得亲切热情，问李松需要帮忙吗？李松说要去杨科办公室。她说那我带你去吧。她把李松领到楼上杨科的办公室，开了门让他进去。李松问杨科刚才这姑娘叫什么名字，杨科说她叫伊丽达。杨科问李松你问她名字干什么？李松笑笑没回答。他记住了伊丽达的名字。

阿达是他的第一个药剂师。可是阿达这个昔日权贵的女儿，外表依然美丽精神却已经被摧毁了。她十分的懒散，总是不能准时上班，来上班了也只是坐在桌子前面，不停地一根接一根抽着一种刺鼻的香烟，然后发出阵阵剧烈的咳嗽。更多的时候，她干脆不来上班，让李松大伤脑筋。这段时间里，李松和伊丽达有了来往，他偶尔会付给一笔让她惊喜的报酬请她给他做点药剂师的事情。后来，伊丽达辞了国家药检室的工作，去了意大利。半年之后，李松在地拉那一家破旧的私人小药店意外看见了伊丽达在这里当药剂师，她受不了在意大利的屈辱生活回来了。李松说：“伊丽达，做我的药剂师吧，你会得到很好的报酬的。”

以前在地拉那，每次伊丽达母亲来找女儿时，她的神色总是温顺中带着紧张。她的恭顺而坚强的笑脸让李松明白了伊丽达处于她的有力保护之下。但是今天，在她自己的地盘里，伊丽达的母亲看到李松时显出了真诚的快乐，她对李松以往给予伊丽达的优厚照顾心怀感激。她把李松迎进了屋子。在屋子的中间摆着许多吃的东西。按照阿尔巴尼亚人的习俗，先要上一杯叫“阿拉契”的白葡萄酒，而后再是一杯带渣子的土耳其咖啡。桌上摆满了蜜饯饼干之类的食物。